



“美国病” 与时代的变迁

MEIGUOBING YU SHIDAI DE BIANQIAN

王嵎生 /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美国病”与时代的变迁

王嵎生◎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病”与时代的变迁 / 王嵎生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012-4837-7

I. ①美… II. ①王… III. ①国际问题—文集

IV. ①D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310960号

责任编辑 胡孝文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书 名

“美国病”与时代的变迁

“Meiguobing” Yu Shidai de Bianqian

作 者

王嵎生 著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20 × 1020毫米 1/16 23¼印张

字 数

400千字

版次印次

2015年1月第一版 2015年1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837-7

定 价

48.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部分 “美国病”与时代的变迁

“美国病”与时代的变迁.....	3
奥巴马这么说，信不信由你.....	7
送给奥巴马一点小小的礼物.....	12
“无畏的勇气”和严酷的现实.....	14
“奥巴马主义”有待新的洗礼.....	16
奥巴马外交新政初露端倪.....	18
希拉里的外交“处女作”.....	20
希拉里说“美国回来了”！.....	22
希拉里这句话值得品味.....	23
希拉里“与时俱进”和美国梦.....	25
希拉里女士的“自信”与心虚.....	27
希拉里情不自禁露峥嵘.....	29
希拉里女士说得多么轻松！.....	30
美国应丢掉幻想，给自己找一个新的定位.....	32
奥巴马“外交新政”一年来价值几何.....	34
奥巴马身上的基因和危机感.....	36
奥巴马也打错了算盘.....	37
奥巴马真的在乎达赖吗.....	40
昔日“铁杆”今何在？.....	42
先贤遗训岂能忘怀.....	43

最珍贵的礼品.....	44
“自由女神”何以愁绪满怀.....	46
克林顿闪电访朝，醉翁之意不在“酒”.....	48
“特赦记者外交”和“克林顿效应”.....	50
希尔数落小泉，有意思！.....	53
兰德公司朋友言之有理.....	54
冷战思维冲昏了头脑.....	56
美国大使“两头不讨好”.....	57
美国心目中的“十字路口”国家.....	58
发人深思的幽默与讽刺.....	60
美国军火商快乐的春天.....	62
美国全球品牌谁说了算.....	64
美国对日本的鼓励、敲打与期盼.....	66
布什政府何处觅“灵丹”.....	67
好一个“旁观者”.....	68
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70
美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	72
是领袖还是孤家寡人？.....	74
数字说话，现实无情.....	75
美国政坛三大元老指迷津.....	76
赖斯看错了风向标.....	78
叫人如何羡慕它.....	79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80
都是“钱先生”惹的祸.....	83
谁是美国金融系统的太上皇.....	85
“要平衡”？“怕平衡”？.....	87
揭开拿“虎妈”说事的面纱.....	89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希拉里？.....	91
拜登“魅力攻势”价值几何？.....	93
美国“十年反恐”的爱恨情仇.....	94

“亚洲减一”和“隐形同盟”是什么货色.....	96
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98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对中国两面下注.....	101
无可奈何要合作 情不自禁想遏制.....	104
美国战略重点东移的四大诉求.....	107
美国似“项羽”，中国非“刘邦”.....	109
美日“异梦之床”，岂能圆“鸳鸯好梦”.....	110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可能吗.....	112
奥巴马并非完全“换卿不换药”.....	115
美国会错失第三次战略机遇期吗？	117
美国的太平洋梦和日本梦.....	120
美国编排的“探戈舞”不好跳.....	122
美国会“享受相对衰落”吗？	124
美国何去何从？	127
美国应学会“享受合作”.....	130
美国何不痛饮一杯“清醒酒”？	132
美国“老大”，好好走路别摔了！	134
美国怎么办？	136
“徐娘半老”的G7尚存多少诱人姿色？	138

第二部分 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时代变迁”的四大征兆和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	143
中国最新的外交实践与追求.....	150
千万莫被“忽悠”了.....	154
新中国外交“软实力”可圈可点.....	156
“中国因素”和奥运主题歌.....	158
关于“中美二重唱”一些问题的思考.....	160
中国会在一片颂歌中迷茫吗.....	162
坚持“韬光养晦”战略，增强“有所作为”意识.....	164

“单极稳定论”可以休矣.....	172
又闻“无极世界危险”声.....	175
萨科齐总统说错了吗.....	177
“大巫”与“小巫”.....	179
中国无需“杀出重围”.....	182
谨防挑拨离间.....	184
新兴大国组合和“金砖四国”.....	186
中美日三边关系新趋势.....	188
关于“东亚共同体”和美日因素.....	190
中美关系好比电视剧“金婚”吗？.....	194
中日“应为良马勿为虎”.....	198
中美经贸惠及美国千家万户.....	202
中印关系大局与时代的呼唤.....	203
中国金融闪现喜人的亮点.....	206
这不是“傲慢与悲情”的碰撞.....	207
中美关系何以解忧？.....	208
中国外交新政更上一层楼.....	211
“命运共同体”PK“价值观外交”.....	213
跨越太平洋的第二次握手.....	215
捍卫钓鱼岛：中国的双重权利和义务.....	217
关于中美关系一些战略性问题的探讨.....	219
以柔克刚 釜底抽薪 先礼后兵.....	228
对世纪之交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	231
美国三大错误战略部署.....	236
不是G2，胜似G2.....	241
“上海精神”是新时代的“照妖镜”.....	243
“3+1”一定大于“2”吗？.....	245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持续发光的金子”.....	247
中国外交的传承、发展与创新.....	249
2014年——中国外交创新发展的开局之年.....	251

第三部分 俄罗斯“牛”了吗？

俄罗斯“牛”了吗？	255
俄罗斯新总统的“第一把火”	257
布什普京“情未了，怨难消”	259
普京总统的妙棋与“甜酒”	261
普京总统的话意味深长	263
普京总统话里有话	264
普京总统言之有理	265
民主、土豆和速溶咖啡	267
美式“冲动”遇到俄式“韬光养晦”	269
戈尔巴乔夫痛批布什总统	271
戈尔巴乔夫“批判的礼物”	273
戈尔巴乔夫的反思与现实意义	275
避免冷战，“促和”为上	277
普京要归来兮，美倍感失落	279

第四部分 周边与国际组织

日本“醉翁”意欲何为	283
日本孤家寡人态度发人深思	285
日本拉“山头”的天真和轻狂	286
日本媒体恼羞成怒了	288
日本一些媒体忧从何处	289
日本右翼媒体：念念不忘为哪般？	291
乐闻日本智囊的务实建议	292
日本右翼媒体说了真话	294
福田参观孔子故乡引起的思考	295
安倍最想什么？最怕什么？	296

安倍不知天高地厚.....	298
“中国牌”不好打.....	299
澳新总理新外交，新在何处？.....	301
陆克文“外交新政”意味深长.....	302
中印关系大局与时代的呼唤.....	304
中印关系：说句公道话.....	307
中印向着新型大国关系迈进.....	309
印度对美日宣传说“不”.....	311
“印度梦”与“亚洲梦”血肉相连.....	313
“印度梦”和“日本梦”相通乎？.....	315
巴基斯坦政局和“美国因素”.....	317
千万不要自乱阵脚.....	319
“金砖四国”牵动着时代的脉搏.....	320
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	324
金砖国家“十年磨一剑”.....	326
“金风”送爽适时流.....	328
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与时代的变迁.....	330
“金砖四国”合作：我们时代的“亮点”.....	337
卡恩的“风流债”和“政治美誉”.....	339
G20生命力有赖于顺应时代诉求.....	341
G7需要新思维和新定位.....	343
乌克兰民众要亲手培植自己的鲜花.....	345
“西风”吹不活乌克兰的“玫瑰”.....	346
“文明冲突论”可以休矣.....	348
“全球治理”呼唤G20新型国际关系.....	350
金融危机形势逼人 国际格局不改不行.....	352
中国对APEC的贡献和影响.....	354
APEC战略成果与时代的变迁.....	357
编者后记.....	359

第一部分

“美国病”与时代的变迁



“美国病”与时代的变迁

最近，国际上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

“美国病了，欧洲老了，俄罗斯牛了，中国醒了——起来了！”

当然，这并没有全面反映当前世界各个大国的现状及其相互关系，但从其“调侃”中，人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大国的处境和动向，特别是“美国病”和我们时代的变迁。

一个时期以来，美国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包括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和新现实主义派，忧心忡忡，纷纷议论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的处境，为“美国病”寻病因，探出路，出谋划策。

他们有些观点是比较接近的，那就是承认美国“一超独霸”的辉煌已是“明日黄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正在衰落，单边主义再也行不通了。但他们对产生这种局面的“病因”和治疗前景，在很多方面意见相左，甚至大相径庭。

有些人认为，“病因”主要是布什政府奉行了“扩张性甚至侵略性的全球政策”，企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塑造世界”；布什要努力实现“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并没有什么错误，这是美国的“历史使命”。但布什太倚重于“硬实力”，轻率发动伊拉克战争，以至造成如今这种难以收拾的局面，81%的美国民众都认为路线错了。

也有些人认为，“病因”主要是“反恐”扩大化和以“反恐”划线（说什么“不是站在美国一边，就是站在恐怖主义一边”），把“宝”几乎全压在这方面了。结果让中俄印等潜在对手“钻了空子”，趁机发展壮大起来，开始挑战美国的权威。结果，把好端端一个“美国一统天下的时代”让位于美国不得不与之“分享权力的时代”。

还有些人强调，“病因”一是美国的手“伸得太长了”，顾此失彼；二是随意挥舞制裁大棒，到处树敌；三是奉行双重标准，丧失人心。结果被动挨骂，

成了孤家寡人。

更有些人认为，“病因”主要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变了”。实际情况“并不是美国变弱了，而是其他许多实体变强了”；“与其说是美国的衰落，不如说是印度、中国、海湾国家以及其他重要力量的兴起”，这些国家的兴起，正在改变着国际力量对比。美国现行的错误政策，只不过是时代变迁的一种“催化剂”而已；布什总统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只是进一步“加速了美国影响力的衰落”。

由于对美国“病因”诊断不同，“药方”当然也很不一样。

一、以罗伯特·卡根为代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认为，“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点”，世界将再次被一场大规模的两极意识形态斗争所撕裂。鉴于中国和俄罗斯是这个“专制制度”体系的旗手，美国应未雨绸缪，筹组“民主国家同盟”来对付它们。

二、以美国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认为，当前有“五大战略威胁”正在逼近美国，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其次是俄罗斯和伊斯兰“狂热势力”，以及“失败国家”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图谋等。美国必须把挫败这些威胁作为国际战略和政策的出发点。

三、以《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和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他自称是经过反思从“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阵营“变节”出来的）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现在世道变了，“全球化所释放的力量正在形成一个使美国受到更多制约的世界”，“多极化体系已经出现，这正是主宰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美国“须有自知之明”，“最好是学着如何顺势而为，别总以为它可以阻挡潮流”。他们还认为，今天的新兴强国（主要指中国和印度）都相对温和，同历史上帝国的崛起不一样；俄罗斯也和“历史上的侵略者”没法比；伊斯兰狂热分子只是13亿穆斯林的极小部分，成不了气候。美国不应用冷战思维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夸大它们的威胁。美国“需要更有想象力的多边主义”，并让这些新兴大国成为国际规则中“利益攸关”的合作者。

四、还有一个“巧实力战略”处方。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声称，“能通过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这个报告的牵头人一个是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一个是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奈，是跨党派的。他们提出，美国应该采取一种“更聪明的战略”，从“硬实力”阶段，“软实力”时期，进化到“巧实力”以取胜，从而“提高美

国国际行动的合法性，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这个药方强调要处理好几对矛盾，特别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平衡，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平衡。目的是“修正目前走偏了的外交政策路线”，摆脱顾此失彼的被动局面，重振美国的霸主地位。这个药方给的一个“药引”是：美国要表现得“更加宽容”，要投资世界的善事，要提供他国人民和政府需要、“但没有美国的领导就无法得到的东西”。一句话，就是奉劝美国要做一个“仁慈的霸主”。

很显然，上述前两付药方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如果美国政府采用，无异于饮鸩止渴，既会破坏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给人类带来更多和更大的灾难，也将加速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后面的两付药方，都有些可取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和意义上，有利于缓和国际局势，也有利于改进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但遗憾的是，这两个药方都念念不忘维护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好像这个地球没有美国领导就不能转了，天下就要大乱了。因此，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那么，当前的“美国病”究竟应该如何诊治呢？

杜鲁门总统早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就当众告诫说，今后，不论美国多么强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为所欲为。杰斐逊总统也有遗训告诫说，不要试图将美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盲目地卷入海外事务。他强调“战争是要努力避免的最大邪恶”，它“既是对受害者的惩罚，也是对惩罚者的惩罚”。当年“冷战”的始作俑者、美国外交元老乔治·凯南生前也曾以切身的体会奉劝美国政府，“最好把对领导世界的可能性的梦想和愿望缩小一点”，“这个星球绝不会由任何一个单独的政治中心来统治”，“不论美元还是刺刀都不能保证成功”。

“温故而知新。”如果美国的专家学者能重温一下美国先贤的这些遗训，他们兴许能开出更好的药方：

首先，必须看清，我们时代的变迁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近20年来，发展中国家大面积的兴起正在改变着国际力量对比。它们不是要求重新瓜分势力范围，而是要求公平、公正和平等的伙伴关系，要求和平发展。

第二，必须放弃“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这一不切实际的图谋，以及与之相伴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同时坚决摒弃“冷战思维”这一味毒药，尊重发展模式多样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采取“合作共赢”和“平等相待”的方针。

第三，发挥自己在高科技和创新等诸多领域的优势（包括在价值观方面某些可取的好东西），联合新兴国家，扶助弱小，做一个“好善乐施的强国”，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领域的挑战，共创一个清洁与和谐的世界。这样，在笔者看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美国仍将是这个世界一流的强国，甚至是我们时代的骄傲，而且受人尊重和爱戴。果如此，诚乃美国之幸，亦世界之幸也！

2008年6月24日中国日报网

奥巴马这么说，信不信由你

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即将走马上任。目前看来，这是美国人心所向，也是布什总统8年洋洋大观的“政绩”送给奥巴马的一份“礼物”。当前，美国国内对奥巴马普遍寄予厚望，国际上也有不同程度的期盼。关心国际事务的人们都在研究和观察他的一言一行，并希望从中看出他当政后的政策动向。笔者最近偶然买到一本奥巴马亲笔自传：“无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阅读之后觉得其中某些表述和理念颇有参考价值。现摘录一些段落以飨读者。

一、关于母亲的影响和（自认为）妻子的评价

一到复活节和圣诞节，母亲就会拉我去教堂，就像她带我去参观佛教庙宇、中国新年庆典、靖国神社以及古老的夏威夷墓地一样……宗教是一种现象，对待宗教需要适当尊敬，但也需要适度超然。

我母亲直到去世前都很自豪地以一个顽固的自由主义分子自居。尤其是民权运动，激发了她深沉的敬意；无论如何，只要有机会，她就会给年幼的我灌输她心中的价值观：宽容，平等，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我的妻子）米歇尔也许从我身上看到了一种甘冒风险、锐意创新、开拓未知国度的生活——一种她过去从未有过的境界。

二、关于伊拉克战争和国内政治分裂

游离在（我们城市）上空的阴影是这样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华盛顿被分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这种政治上的分裂愈演愈烈。（首先是）出兵伊拉克……（这种）现状是极端保守主义的自然结果，或者说刚愎自用的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

（我在一次反战集会上曾）质疑政府是否持有证据表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认为）入侵伊拉克恐怕是代价惨重的错误。

我不是对所有战争都持反对意见。但我不支持“一场哑巴的战争，一场轻

率的战争，一场未经论证而凭一时冲动，不是出于道义而是基于政治利益发动的战争”……如果没有明确的原因，没有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入侵伊拉克只会煽动中东国家的抵触情绪，使阿拉伯世界在冲动下出现最坏的，而不是最好的想法，并让基地组织武装力量征募到更多追随者。

尽管我反对伊拉克战争，但我并未呼吁从伊拉克完全撤军……我担心仓促撤军会导致伊拉克全面内战，而且很可能扩大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

三、关于战争和实用主义

（在一次谈到林肯和南北战争时，他说）奴隶们付出的鲜血提醒我们，实用主义有时会让我们成为道德的懦夫……只有正视可能要付出的巨大代价，我们才能追求自己那些绝对的真理。

战争是残酷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却是最正确的选择。

四、关于国际事务、价值观和美国“天命扩张论”

（美国历史上一些领导人主张的）“天命扩张论”带来的还有血腥的武力征服……与奴隶制一样，这种征服与美国建国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它的本质是一种原始力量的使用，体现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我们（美国）从未追求过欧洲国家那种系统的殖民统治，但对于我们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往往毫无顾忌地干涉其它国家事务。就像西奥多·罗斯福为“门罗宣言”加上的那个推论：美国将干涉任何看不顺眼的拉丁美洲或加勒比海国家的事务。“对于是否将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美国别无选择，”他（罗斯福）指出，“我们必须扮演重要角色。我们能决定的是，是否要把这个角色扮演好。”

面对苏联的巨大威胁，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其它国家带来的冲击，美国的决策者开始以冷战的视角看待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民族运动、种族抗争、改革成果和左倾政策——他们觉得这些潜在的威胁比我们立志追求的自由和民主重要得多。几十年来，我们容忍了、甚至帮助了像蒙博托这样的强盗，像诺列加这样的暴徒，只要他们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号。

里根的“邪恶帝国”如今变成了“邪恶轴心”。西奥多·罗斯福宣扬的门罗主义——对于我们看不顺眼的政府，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将其推翻——如今变成了布什主义，只是范围从西半球扩大到了全世界。昭昭天命的说法又重新流行。